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事實類苑卷五十八

宋　江少虞　撰

將帥才畧

秦再雄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猺保聚依山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猺人秦

再雄着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鬬立功蠻黨服之太祖名至闕下察知可用面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戴厚恩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綏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奬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

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之世無蠻貊之患五州連衮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庫而邊境安妥由神機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魏能楊延朗

敵犯澶淵傅潛堅壁不戰河北諸郡城守者多為蕃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敵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追躡轉戰

未嘗衂敗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盖由二將善守也

王觀文

王觀文韶始爲建昌軍司理叅軍時蔡樞密挺提點江西刑獄一見知其必貴顧待甚厚數年蔡知慶州王調官關中遂謁蔡於慶陽且言將應制科欲知西事本末蔡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及邊事者皆示之其間有向寶議洮河一説王悦之以爲可行後至掌秦州機宜遂

乞復洮河故地朝廷命韶兼管勾番部自是其謀侵廣
欲進取蘭州鄯廓知秦州李師中以為不可而言事者
亦多非沮朝廷令王克臣乗驛驗其事克臣亦依違兩
可既而郭逵等又劾韶侵盜官物興起大獄俾蔡確推
劾蔡明其無罪自是君相之意斷然不疑不數年克青
唐武勝城熈河取洮岷壘岩西潭為熈河一路由上意
不疑所致也

翟守素

翟守素北海人太宗時以閤使憲州刺史往征梅山洞夷人值霖雨弓弩箭筋角解弛守素令削木為弩平旦敵奄至衆弩盡發賊走平其巢穴

李仲貴

李仲貴孟州人五路討繼遷為麟府州濁輪塞路都部仲貴對因言賊居砂磧逐水草便於戰鬬利則進不利則退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不能接戰欲追則人馬困乏將守則城無堅壘賊若未平仲貴等何顏復見陛下太

宗喜出御劍賜之後果無功追念其言命為并代副都部署並東軒筆錄

王漢忠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人真宗嘗曰漢忠知書好學帥臣不易得也累為保靜軍節度使每行師詰旦必焚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無貸故所部無盜賊性剛果不務小節好為詩慕賈島李洞之體以故羣帥不悅後為祁寧環慶部署坐違詔無功責為左屯衛上將

軍襄州安置

郭遵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閤門祗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跨馬舞二劒以出大呼云欲鬬將者乎問諸將無敢過敵者遵獨請行自上馬舞二鐵簡與賊格鬬賊應手腦碎餘衆遂却頃之遵又横大掘刀率百餘人進陷虜陣至其帳前而還凡三出三入所殺者幾百人遵馬倒為賊所害

聞賊中皆嘆服其勇也乞優賜襃贈及錄其子孫詔贈
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
殿直兄弟以差拜官

文潞公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為憂問於兩
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
為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所
請多從中沮惟恐其功成彥博奏令在軍中請得便宜

從事不申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諸軍築距闉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下潛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穿自教塲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二百命指使將之銜枚自穴中入有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白軍士中有病欬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

入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却楊遂力戰身被十餘鎗援鎗賊牛牛却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著花幞頭軍士爭趨之部署王信恐則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擒之闕吉死於亂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則於北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遂檻車送京師斬於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内殿崇班

种世衡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塞朝廷以州堡塞多徒分兵

力其遠不足守有悉棄之而虜盜内侵為邊患大理寺簽書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里有故寛州城修之東可通河運路北可以扼敵要衝詔從之命世衡率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無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鑿衆以為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耶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酧百錢凡過石數重水乃大發既有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者效之皆得水詔

命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為内殿承制知城事

二

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衡少尚節以隂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拘縶之使自凭欄立磚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磚則更從一數之人亦從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牓縣門云追其人期其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三

後通判鳳陽知州王蒙章獻太后姻家也嘗以私干世衡不從乃誘王和譔使詣闕訟冤而陰為之内助世衡坐流竇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紘奏雪其罪復衛尉寺丞後知澠池縣葺館舍計什器乃至砧𠙶匕筯無不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自見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

覲之既至而不教謂覲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
覲手摶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
類

四

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
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実以教吏
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中的者輒與之
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

孫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疾者常使一子視戒以不愈必治之撫養羌親屬人得其懽心爭為之用寇至屢破之待部落家人遇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以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軍中芻糧

五

洛苑副使知青澗城世衡為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

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
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
徙知環州將行别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
日為公下淚矣

六

慶歷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知環州
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羌屬心
而青澗城已完因奏徙世衡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

强未甞出見州官闡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日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兇詐難信且道險不平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部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七

羌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甞與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

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郡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八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伺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

九

環原之間屬羌有明珠滅藏康奴三種最大素號横猾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嘗為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于下慮三川之間有古細腰城慶歴四年叅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陜西命世衡與知原州將皆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誘説夏虜以故及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日而成乃名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冦三種既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絶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羌朝夕聚

哭其柩者數日青澗環州吏及屬羌皆畫像事之八子
誥診詠謟諤訢記誼

十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
境為間名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
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僧於
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元昊使其
妻子兄弟甯令之舊野利旺榮及剛浪唆公將左右廂

兵公最用事世衡使嵩齋為民服書詣旺榮且遺之棗及畫龜旺榮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矣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耻自言乃釋嵩因使旺榮遺邊將書復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略書意欲更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龎公為經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職

王罕

王罕儂智高犯廣州罕為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而

還仲簡使人間道以蠟丸告急且名罕罕從者纔數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曰城東有賊所不到處可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躍馬求救曰賊圍城急縣人皆反相殺掠死傷㪚野罕曰吾聞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老者也乃名耆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皆亡為賊矣請集客以衛其家罕曰賊人多於莊客何以禦之乃名每村三大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人又帖每縣尉募弓手

三千人以自衛捕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自要斬之又牒知州知縣縣令皆得擅斬人一夕鄉村肅然罕為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三千人船百餘隻製旌旗鉦鼓長驅而趨廣州蠻兵數十人來逆戰却之蠻皆歛兵聚於城西乃開南門作樂而入罕不視闕登城子死於賊人之手而不哭樹鹿角於南門之西以拒蠻自是南門不復閉矣凡糧用皆自南門而出入東關主簿黃固知州侍其淵罕以其忠勇與之共守蠻衆數萬皆所掠二廣之

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為火車順風以焚西門六月城上人不能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息罕欲從之淵奮劍責軍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為賊所殺朝廷亦當族汝全部欲何之罕乃止士氣百倍蠻軍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弩欲過嶺北至雄州蕭勃屆之乃自遁一奏又名罕至雄州計事罕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兊奏罕只在廣州端坐及奏罕退走圍解罕降一官信州監視應賞不自言黃固當圍城最輸力闕

而唐勘有不足亦得罪成功亦不録

任福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族以牽制虜勢使來路廵簡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鳯川寨監押闕直劉世卿將廣神虎二指揮會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立超而谷寨與寨主簿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

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城門非從行兵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日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離城密部分諸將使注泊都監王懷政次白豹城西斷神樹移來路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攻其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攻其南擊賞渥等族駐泊都監武美主入城鬬敵福以大軍駐於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於

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 闕
時攻城夘時克之悉焚其偽置李太尉衙置酒稅務倉
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内禾稼積聚諸將分彼族帳四
十一擒偽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一百五十餘級虜
牛馬羊槖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偽宣
敕告身及蕃書五十通軍士死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
及蕃官廵檢趙明為殿而還

范雍

知延州范雍奏前日趙元昊悉衆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李彬父子遂攻安遠寨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賊斫壞兩重門攻第三重門監押侍禁邵元吉縋下軍士斫退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遂合衆屯於州城之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西之城後及兩城之間呼譟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石擊賊死者甚衆遂不敢攻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轄盧守勤等謹條以其功乞超資酧賞以勵後來又奏梯挑塞主殿直

高益監甲殿直韓遂安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於賊郃元吉及寨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押右侍禁王繼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右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録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充安遠塞主

王吉

慶歷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貯

雨水至是水竭知州苗繼先拍泥以塗膏積徇大箭賊有諜者潛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過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曰城中無水何假塗積斬諜者辭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先問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於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先問須幾人從行吉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乃自髡髮衣服挾弓矢齎糧詐為胡人夜縋而出遇虜問則為虜語答之兩晝夜然後出虜寨入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吉奉職

本州指使

二

吉嘗從都監元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屬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

賓副使王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之曰此為王吉之子而為虜所獲尚何以求為頃之文宣繫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即舍弓肉袒而入手殺十數人然後返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無以拒我則成擒矣吾前後數十戰未嘗發兩矢也時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趙延進

趙延進屯定州契丹入寇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太祖賜八陣圖使按圖從事歸次蒲城敵大至翰乃按圖布陣相去各有百步衆懼無闘志延進曰不如合而擊之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遂改為二陣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遷右監門衛將軍（並涑水記聞）

鄭工部

朝廷議城占威州遣訪鄭文寶奏曰欲城威州不若先

建伯魚青門清遠三城為頓師之地俟秦民稍蘇開營田積邊粟修五原故寨之地党項之首豪為我鷹犬若爾則不獨措安西河亦可綏服河湟此定邊之勝策也朝廷從之建興三城之役費緡粟數千萬計西民苦之一夕盡為山水蕩去又奏減解池鹽價損課二十萬緡貶監山枝江長壽三縣令累年方復工部員外郎見玉壺清話

二

鄭工部文寶為陜運時賊遷欲侵靈武朝廷患之詔鄭便宜經度西事鄭前後自環慶親部芻粟越瀚海七百里入靈武者十二次諸羌之語皆通曉鄭知靈武必不可守故忝校史傳作河西隴右圖進呈極言乞棄靈武朝廷方遣大將王超援之又力諫太宗太平之時慎毋開邊疲獘百姓太宗閱奏極怒撫以他事坐擅議鹽禁及建營田以積石廢壘築為清遠軍三過貶彬州藍山令王超援兵方至環州靈武果没遂班師李順梗蜀隴

賊趙包聚徒數千附之鄭知之趨棧以進分兵夜襲斬其魁殲餘黨嘗又輕車使蜀至渝涪聞廣武卒謀亂自雲安飛小檝下峽數百里一夕擒之所舉如神然太宗終怒藍山任滿更移攴江京山二縣牢落五六年方復

湘山野録

唃嘶囉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唃嘶囉遣使李波未裹瓦等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亥樞

密院奏唃嘶囉前妻今已為尼有二子曰瞎氊磨氊唃嘶囉再娶喬氏女今為妻詔唃嘶囉前妻賜紫衣師號及法名今妻賜邑號瞎氊磨氊自請奮擊夏虜乞朝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從之八月辛丑詔屯田員外郎劉渙往秦州至邈川以來幹當公事渙晉州以自言請使外國故也楊文公談苑

事實類苑卷五十八

事實類苑卷五十九　　宋　江少虞　撰

知人薦舉

呂申公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倚眷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叩於便殿坐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再三問之申公遂引陳文惠公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材臣

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下良苦無如陳其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詞一闋攜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許為隣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申公聽歌醉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嫌調鼎事無功老於巖廊醖藉不減湘山野錄

章郇公

寶元中河東闕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郇公言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時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名來試面詢之明日名至堂上許公都不交一談但睥睨不已郇公强問其鄉曲從次第因問河東事曰其鄉里無所不知郇公喜之文退許公嘆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明年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 趙康靖公錄

陳恭公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殁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等皆是後進雖貴顯而眷盼亦衰故學士王平甫撰胥公神道碑畧曰諸孤幼甚歸於閩州公平日漸漼相踵而材勢大顯者無一人相助獨宋鄭公郕其家甚厚盖兹事也

南宫誠

馮大叅當世公始求薦於武昌會小宗者庸繆寡鑒堅

欲黜落又欲置於末綴時鄂倅南宫誠監試當拆封定卷大不平奮臂力主之須俾魁送小宗者理沮不免以公冠於鄉闕果取大魁釋褐除荆南倅南宫遷譚倅以詩寄謝曰嘗思鵬海隔飛翻曾得天風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幾年空歎音題絶千里長思道義懽每向江陵訪遺治邑人猶指縣題看箋云江陵縣額即君臨治時親墨也並湘山野録

孫參政

孫綮政扸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何也孫荅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

盧士倫

張待問為淄川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婚復憑世廕大為一邑之患累政憚其勢莫敢

與之較張一日承令之適會伯達以訟至庭即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轉運使衆皆為張危之或勸以自勉而去張曰盧公果賢者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倫廵按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頼君懲之今變節為美矣為發薦章而去（並東軒筆録）

和凝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

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榮其後相繼為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澠水燕談

孫宣公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遂為知已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為文皆非

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廬陵歸田錄

張乖崖

轉運黃虞部好舉恃才之士乖崖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廉愼知恥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已若舉之必能務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他忠定公語錄

二

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乗始冠欲持所業為贄求文鑒大師者為之容鑒曰請君遇旌旄遊寺具襴襆懐文候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叅八座之性靡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黙覧殆遍無一語褒貶都擲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期託鑒名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極愛嘆不欲形言者子方年少若老夫以一語奬借

必凌忽自墮故鄉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留鐵緡鈔二百道為縑緗之助勉之後略盡然湘山野錄

三

蜀中士子好古文不事舉業迨十五年無一預解名者景德元年李畋與同門生張及張逵詣州請解先於承引司通姓名桑梓狀云公列云入試一日前陳桑梓二拜旁小語云不得唱畋與張却入客次其襴襆各贄

事業十卷啟狀一通公坐所衣朝服輭履客將著衫鞾
遣接事業公遏開啟狀迴報公承見示至業未試公來
謝尋差節度使推官韋宿充試官試官申乞差監試官
判云知州親監一日前承引司復桑梓狀判云亦免桑
梓客將至上廳客禮及試日公送牌印付通判廳曰今
為國家試舉人如有生事則報來臨試時始問韋宿曰
今日試何題目對曰試上善若水賦秋風生桂枝詩公
曰詩題陳熟改試朝日蓮詩次日又問曰今日試何論

對曰試禹稷之功公曰禹稷之功王者事業州郡豈合問他吾曾見州郡中策舉人問國家時務事此亦非宜乃改試文行孰先論公曰祇此亦可見二三子於文行中所存之心也三人俱獲解送鹿鳴筵前三日公率郡僚各賦送三秀才應舉詩公首唱五言古調詩并序曰益部去帝鄉四千里平昔英俊於進趨吏賦之餘例乏資生之計鄉老之薦聲響久絶今年華陽邑大夫以三進士為請試官誦其文閭里稱其行又嘉其迹忘遐

淵心懋明皇有以彰人文之盛朝廷德澤流被於無窮也近世取鹿鳴之什以貢士斯筵之啟迨若是乎舉送官老不勝酒亦醉且嘉因歌詩以將之衆君子辭學先鳴請爲賡歌之詩云公詩見本集是歲仍奏給三人驛劵赴京西川士子目爲盛事方奮起身鄉榮之志忠定公語錄

王沂公

王沂公曾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

沂公奏曰臣累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之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許臣臣請即令宣名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

呂許公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致録之杜丞相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

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辨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名种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効今遽薦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王化基

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寺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並東軒筆録

李文靖

寇莱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爲相丁公尚爲兩制莱公曰屢以丁薦而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已爲兩制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傾軋竟如文靖之言出倦遊雜録

朱翰林

太宗詔卿士舉賢良翰林朱公昂舉陳彭年陳彭年家貧無贄編可投之備入削奏乞終任不願上道杜龍圖鎬刁秘閣衎列章奏曰朱公端介厚重不妄舉人況彭年寔有才譽幼在江左已為名流所重乞不須名備試請問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館玉壺清話

王章惠

王章惠公隨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自陳世家乃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上表薦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

恩而通判已下皆不從章惠遂獨狀薦之朝廷以為郊社齋郎元有材謀曉錢穀為江淮置制發運判官以至為使凡十餘年號為能臣終天章待制涑水紀聞

謝諫議

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置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渡漢水纔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郡城界以觀風

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東軒筆錄

二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卿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倦遊雜錄

三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子黜落甚衆羣言沸揺懷甓以伺

其出泌知潛由他道投史館宿數日太宗聞知笑謂左右曰泌職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亦須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雜呵擁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擲甓之患公深慕玄虛朴素恬簡病革盥沐衣服焚香端逝首不少歛

王文正

上宣諭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絶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王文正公對曰趙安仁居常有體凡有

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上曰能如此朕不知也卿可諭以委任之意更令宣力公乃語趙趙曰上誤有拔擢以不才罷去宜矣使與衆人騁辨以合上意安仁不敢為也公喜曰吾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

二

王文正公一旦病謁告不入政府議知制誥盛度改諌

議大夫知開封府上曰更問王某如允當入文書來中書座聖語問公公曰度必不樂此任政府名問之度曰幸以文進不顧親吏事中書以度意聞上上曰王某銓量才品直是精當必使人各得其所向道須問王某度此命遂罷

三

參知政事李公穆之子行簡為將作監丞不復仕進杜門燕居而有儒雅之舉一日上名對賜坐撫御之改太

子中允賜錢三百萬初令中使出名不知居處上曰去
中書問王某時人方知公言之（並名臣遺事）

四

真宗時王文正旦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
既退旦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
月之後名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
言而獻之覩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
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

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知明日於堂中議其同列爭欲有所引用旦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丁謂數毁旦於上上益親厚之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上問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語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于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名

之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
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
見旦具道其事謂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
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
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
盜於是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乎旦之用
薦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
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

多所變置變壞璕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璕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涑水紀聞

事實類苑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實類苑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　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黄　煒

事實類苑卷六十

宋　江少虞　撰

廣知博識

論地動儀

地動儀候地震之器也續漢書張衡字平子作此儀也以精銅鑄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罇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外有八龍首銜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關巧制皆罇中龍首以置九州地分如

過其分州地動則龍銜之丸即墜蟾蜍口中乃鏗鏗然有聲司候者占視之知某州分地震也甞有丸落久無奏報未幾龍石地震也此法久亡更無補續矣又按張衡靈憲云元氣剖判清濁異位地定於内而體於陰地有九域山川聖人始紀綱而後經緯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轉也河圖云地恒動不息譬如人在大舟上閉牖而坐舟行覺矣詳其地右動非震也旋行而動亦人所不知者也若舟中不窺𨻶閉牖而坐定不知舟

行也張衡竊物理之極致而謂其右旋地道壅塞之時乃氣凌此州之分機關阻滯地則為之動焉如人中息氣晝夜從頭至足周身一萬三千五百息具會寸口其或營行壅滯不通行處便成癰瘤瘡疱者譬之九落處也故漢翼奉云人氣尚逆則感天地天變見星氣日蝕地變見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陽之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穴中動於貌也又易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或曰為張衡得以匿思而作為傳習乎通曰厥疑有三必難盡驗也一如嶺表無海中洲渚頻動居人以為常也此儀可驗則揚州之分日日時時落九也二張衡不教子孫後無述焉三於國家無所利也故不行於世矣

論取火

古法用火隨時不同人免疫氣矣或曰火是一氣豈同水有山井雨川不同也通曰火以木為母母木有異故

也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終而復始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蓋食榆柳之火也孟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冬取槐檀也此乃四時五取也以季夏取桑柘則益脾也或曰古之取火必以所利者何通曰火亦氣也久食此氣五臓迭休囚王相是以春宜榆柳之氣冬宜槐檀之氣則百疾不生苟此道不行人嬰逆氣犯乎厲也此改火之法豈可輕易漢武置别火官令丞專掌司四時取火之事也此五常之闕設五行之

官火官之職司四時五變之術是以共工祝融為火正焉或曰火之為氣可堪食乎通曰火以食為氣人之食熟豈非食乎故易有水火既濟則水本寒為火之奪彌久成熟矣人利於熟則成濟用焉豈不見熱勞薪為味味必不正若正則荀公不別矣又有誤以巴豆木入爨令人泄痢不止其如乾糞苑草炊爨令物味惡是火官不得不重慎與昔并州之俗為介之推禁火此疑古人託以鬼神為名得以盡禁然後用鑽燧出之得變新象

也并州之俗又誡太過冷食斯久民有餧死者故魏武帝出罰令甚嚴故止周舉為荊州刺史移書介推止禁三日後國家賜羣臣火沿之為禮式焉今大宋應乎火德若按法取之則宜於清明日賜百官火四時唯取食餌供具太官御膳用之其利深博哉

論正朔

昔者皇王受命必改正朔示不相沿而革人視聽之故一曰天統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

曰地統謂商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蓋三者法天地人故曰三統也觀古之三統循環終始文質不同用捨有異其如秦變周制以十月建亥為正此三統之外除三才外外為法何耶所以後代史家為閏秦者猶十二月外加一月歸餘于終爾漢高祖得天下以滅學坑儒之後尚行秦制至孝武帝方用夏正必用夏后氏之正者縁孔子曰行夏之時左傳夏數得天也至唐武

后永昌元年以十一月建子為歲首後復用夏正肅宗上元元年用建子為正三年還以今正月為歲首矣亞湘山野錄

論太平

帝王受命化成乃登岱封勒成頌以紀太平之功焉太平者天下之人家給民足路無殺歎時康穀稔物無疵癘刑罰措置之謂也故太階六符相對而平正乃曰太平也唐太宗即位與羣臣議宜行王道霸道耶有言宜

行帝王道封德彞復沮其議帝王之道行之遲效請以霸道魏杜堅請行王道數年之間天下治太宗曰恨封德彞不見今日之太平也今聖上初即位以此紀年號俾紀致其太平也 贊寧要言

蛇雉遺卵千年而為蛟龍

唐陸便續水經嘗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生而為蛟龍

漢武帝元封中潯陽江中親射蛟於江中獲之乃是也其蛟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水漂蕩吳人謂之發洪余

少時嘗遊杭州西城之伊山目擊此事曰晩忽茂草中一雌雄飛起丈餘翅翼零亂又復入草中數四不絶久而不出余竊怪之雜草往覩果一巨蛇雌雄蟠結糾纏津沫狼籍斯雄鷩而飛蛇入草始驗偃之說玉壺清話

見龍

張泊使高麗方泛舟海中因問舟人龍可識乎對曰常因雲起多見垂尾於波瀾間動揺伸縮良久雨大作未嘗見其全體及頭足也泊因冠帶焚香祝以見真龍時

天晴霽忽有龍見於水際少頃漸多以至彌望蠢然無數洎甚震駭良久而沒楊文公談苑

氏族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嘗專任門地惟四夷則全以氏族為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其餘皆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陀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

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盛行於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外郎為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為甲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

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為之置官譔定而流習所狥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為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崗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王之類自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筆談

記里鼓

西京記云記里鼓者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則下層擊鼓行十里則上層擊鐘其機法皆妙絶焉隋開皇九年平陳得此車法得而用焉今公亮重修此車古制或記里鼓也今皇朝蘇弼重修焉

銅渾儀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歷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為詳

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幷創為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舊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魚尾鴟吻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像冠於屋以禳之今自有唐以來寺殿宮觀守舊有為飛魚形尾底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鴟吻狀亦不類魚尾

磁石指南栢指西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揺指爪及盌唇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法取新纊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沈括筆談

金雞放赦

杜鎬言肆赦樹金雞不知起於何代關中風俗傳云宋

孝王問司馬膺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為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為度隋書刑法志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闕門右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於西涼呂光未知孰是究其旨蓋西主兑兑為澤金者巽之神巽為號令故合是二物制其形揭于長竿使人覩之也楊文公談苑

延州五城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為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

萬典郡始展東北南三關城子因讀杜甫詩曰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戸關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以下並筆談

石油墨

鄜延境内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煙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煙或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

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盛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為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冬木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鹽南風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

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氷蓋大滷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葱其來素矣

跳兎

契丹北境有跳兎形皆兎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

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漠中予使北日捕得數兔持歸盖爾雅所謂蟨也亦曰蛩蛩巨驉也

蠀

蟭蟟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蠀即詩所謂蠀首蛾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為胡蠀亦蟟類也

白雁謂之霜信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即此也

淤田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謂史記所載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蓋久矣

大陸

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遇螺蚌殻及石子如鳥卵者横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濵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於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檅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

淮泗不入江

唐李翺為來南録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泝於江孟

子所謂决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迹也熙寧中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雁蕩山

温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峯龍湫唐僧貫休為諾矩羅賛有雁蕩經行雲漢

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峰峰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為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為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峯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葢當時未有雁蕩之名予觀雁蕩諸峰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

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巋然挺立耳加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音漕去聲)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今成臯陜西大澗中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鴈蕩具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陡出地上則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屯羅島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皆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用漢字葢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彦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

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躚意如懽感正彥使人為其治桅桅舊植船上木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躚

珠輦國入貢撒殿

熙寧中珠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楹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撒珠得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閤門使副内臣

歲首畫鍾馗於門

歲首畫鍾馗於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說亦遠

雀舌茶芽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尖細如針惟芽長為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

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焦核荔枝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乃火燔令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旁根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芽正如六畜去勢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

子方蟲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為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為兩段旬日子方蟲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傍不肯

養鷹鸇法謂之咊漱

養鷹鸇者其類相語謂之咊漱咊音以麥反三館書有咊漱三卷皆養鷹鸇法度及醫療之術

芋梗治蜂螫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罥於蛛網蛛搏之為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腹欲裂徐徐行入草蛛囓芋梗微破以瘡就囓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即愈

油煎蛤蜊

宋明帝好食蜜漬鱁鮧鱁鮧乃烏賊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甕又何嗣

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盖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歷中羣學士會於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鯉魚鱗鬛虬然無下箸處主人則捧而横嚙終不能咀嚼而罷

烏脚溪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之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公儀宦州縣時公牒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霑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於没頂乃出之舉體黒如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疾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筆談並

事實類苑卷六十

事實類苑卷六十一

宋　江少虞　撰

廣知博識

北嶽

北嶽恒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嶽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祠在曲陽祠北有望嶽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

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却歸雁門今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東界却自石門子冷水鋪入缾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恒山乃由土門路至今有行宫

海子園

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鎔甞館

李正威於此亭館尚是舊物皆甚壯麗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盖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潭園余熈寧中奉使鎮定時薛師正為定帥乃與之同議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塜悉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瀰漫數里頗類江鄉矣並筆談

雨盤治鹽井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寛廣獨中間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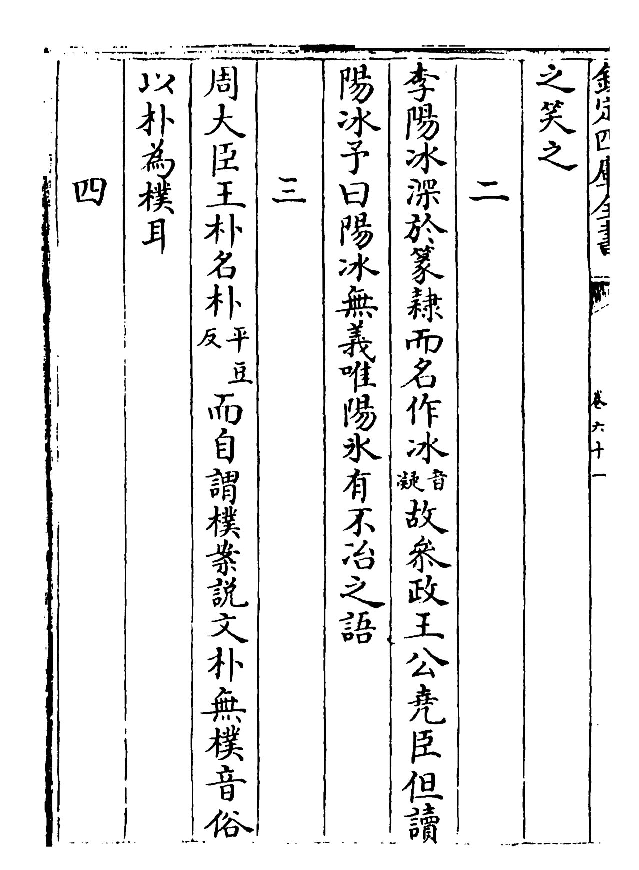
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栢木為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為小竅灑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筆談

𦡱槩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云𤣥𤣥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始得其義故頗之推說云江左有㐌𤣥以首大如㐌故云

字學

唐末文籍亡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甚博也鍇為說文繫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祖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



之笑之

二

李陽冰深於篆隸而名作冰（音凝）故叅政王公堯臣但讀陽冰予曰陽冰無義唯陽氷有不治之語

三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樸棨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為樸耳

四

唐玄宗改尚書古文作今字學者始不識古文予見秘閣學士校書有乩音稽字以墨點其處曰疑已上見文公筆記

百藥枕

益州有藥市期以七月七日四遠皆集其藥物多品甚備凡三服而罷好事者多亦為之淳化中有右正言崔邁任峽路轉運邁旹多病素有栢枕方合齊萬錢遍取藥百餘品各少許置栢枕中周環鑽穴以徹其氣卧數

月得癩疾鬚眉盡落投江水死說者以為藥力薰發骨節間疾氣

濕紙化為菌

錢若水言壬午年洛中大水室廬多漂沒太師之第屋木猶在者視書屋牀榻尚在無復卷冊悉化為菌熟視尚有墨痕文字若可識蓋楮之變也（並楊文公談苑）

疥有五德

世言疥有五德不上面仁也善得於人義也令人兩手

指擦禮也生指隙骨間知也癢必以時信也予甞患此自十一歲至於十九歲方愈今六十有六復患知五德為最詳故錄之

皂筴壞鐵猫壞鞭

鐵碪以鍛金銀雖百十年不壞以椎皂筴則一夕破碎鞭以策馬愈久而愈潤澤堅勁以擊猫則隨節折裂矣

並東齋記事

葉縣石刻

汝州葉縣大井涸忽有一石上刻四句云葉邑之陰汝潁之東兹有國寶永藏其中葉人大惑謂之神石置於縣祠中享禱日盛貪夫至有浚井掘田願求此國寶者累歲不已忽一客因遊仙島觀北極殿有一礎為柱櫖壓柱稜外鐫四句猶可見曰賦世永算享國巨庸子賢而嗣命考而終其容徐以廟中神石之句合之其韻頗協量之復長短無差白邑宰取其礎觀之乃唐開成中一中郎將墓誌爾安礎時欲取其方因裁去餘石棄井

中後得之遂解惑焉湘山野錄

熊館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之間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慎火木

酉陽雜俎云廣州有慎火木三四圍慎火本草一名景天俗亦名護火多以盆缶植之置屋上其花紅白細錯如錦予嘗兩至番禺段成式所謂慎火乃降火木耳又

名龍骨其餘葉枯槇火斷之有白汁著人肌膚遂成瘡痏亦無花盖不識者誤傳也（並倦遊雜録）

末厥

歐陽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不曉其義予謂今人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呼曰厥然則此兵正謂其末賤耳但今人不以末厥相連言之其義則是也不然亦不可以對畢凡字

何樓

世人語虛偽者為何樓似是沽濫之稱其實不然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濫者故人以此目之今樓已廢語又相傳俳優人言何市樂說者謂起石駙馬在京都其家樂甚詆誚南市中樂人故得此名其實不然唐元和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何市字大都市不隸名軍中在河中市者散樂名也

音韻之學

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

衮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珮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在帝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易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恐别有理也筆談

二

豩字呼關切頑也當在山字韻劉夢得有杯前膽不豩

趙嘏有吞船酒膽豩之句而禮部韻畧不收唐韻亦無何也漢臯詩話

三

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聲春秋胥臣漢雍齒唐雍陶皆是也蜀中作上聲去聲呼之蓋蜀人率以平為去出筆談

攢

今人謂事之陳久為攢本縁五代時有馬攢者為使幕官其人魯戇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攢覺以為新奇

而道之故時人見陳夂者輒號為瓚云宋景文公筆談

老杜詩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有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注云梁史何遜傳不見揚州事盖遜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應雪擬寒開枝横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来漢臯詩話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是何義改為黃精學者承之以予攷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土卵煮食之類芋魁云

三

往年有人於洞庭湖中得一石刻一詩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

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或持問諸作者云
此老杜詩也近有管城士大夫家藏本題唐杜東美一
卷皆子美詩其中一首云聞惠二過東溪因詩以送惠
子白駒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
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今子美
集中所無而用字亦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何事
愁中曲盡生作却盡生意味遠矣

邵謁詩

余亡友李秉彝德叟嘗謂余曰家藏唐郃詔詩八十篇甚工詔選於吏部中牓此詩曰有能過此者當先注官衆無間言如李太白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世以為工矣詔詩云不知天上月曾照幾多人造語尤更省力今欲借傳因循不果此事不載於唐書野史小說中皆未嘗見之唐文藝傳中有郃說無郃詔也

李希聲詩話

僧贊寧

僧錄贊寧有文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鉉疑則就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曰余頃守維陽郡堂後菜圃纔雨陰則清燄夕起觸近則散何耶寧曰此燐力振切火也兵戰血或牛羊馬血著地則凝結遂為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遽拜之曰掘之皆斷鎗折鏃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

二

江南徐知諤為潤州節度使温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蠻商得一鳳頭乃飛禽之枯骨也綵翠奪目朱冠紺毛金嘴如生正類大雄雞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為枕諤償錢五十萬又得畫牛一幅晝嚙草欄外夜歸卧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烏和反）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脂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或風撓

飄擊忽有石落海岹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書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撿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並湘山野錄

三

徐常侍鉉江南日嘗直澄心堂每襆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掣韁却立鉉遺書於餘杭沙門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唯漚

以腐糟隨毀者於是鉉斸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脛而上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腦骨石斷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繞漚之遂爛焉楊文公談苑

熊萬卷

餘杭熊萬卷者浮圖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風節有輿著典類一百二十卷天禧中秘閣求書王冀公欽若特請附焉冀公尤所禮重其居延慶寺在大慈塢時儒皆抱經授業師居嘗喜閲唐韻諸生嘗竊笑一日出題於法

堂曰楓為琥珀賦其韻曰脂入於地千載成琥珀諸生皆不諭因請之不說凡月餘撿經史殆百家會聚小說俱無見者閣筆以聽教師曰聞諸君笑老僧酷嗜唐韻兹事止在東字韻第三板請詳閲諸生撿之果載楓字注中云黄帝欲殺蚩尤棄其桎梏變為楓木脂入地中千年化為琥珀始敬此書又有云松液入地為琥珀者唐李嶠詠琥珀詩有曽為老茯苓本是寒松液蚊蚋淵其中千年猶可覩之句未知孰是余頃見琥珀中蚊蚋

數枚凝結在内信嶠詩不誣湘山野録

錢昱

錢昱獻王長子也讀書强記在故國與贊寧僧録迭舉竹數朿得一事抽一條昱得百餘條寧倍之昱著竹譜三卷寧著笋譜十卷昱輕便美秀太祖受禪伯父俶遣持貢入閣賜後苑宴射時江南使者已先中的令昱解之應弦而中賜玉帶旌賞之歸朝顧以刺史求試乞換臺閣送學士院試制誥三篇格在優等改秘書監尤善

吏牘太宗取閱深愛之謂左右曰諸錢筆札多學浙僧亞栖書體格浮軟其失乃俗獨此兒不類以御書金花扇及行草急就章賜之後南郊當增秩上曰丞郎應星象昱王孫也操撿無守不宜應之授郢團蓋惜名器也

杜文正

長安一巨塚壞得古銅鼎狀方而闕是古文十六字人莫知曉命句中正辨其篆曰此禹迹文也其詞曰岐豐

錫公秦之幽宮鼎藏於中命杜鎬攷其事曰武王克殷都於豐鎬以雍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豐之地賜秦哀公墓中正有字學篆隸行草盡精與徐鉉校定說文闕

楊文舉

吳楊文舉撰雍熙廣韻遂直館太祖神主藏太室西壁及篆字寶遂賜金紫益州華陽人也

陶尚書

乾德三年再郊范魯公質為大禮使以鹵簿青油隊舊有甲騎盡取於武庫磨鑄堅厚精明可畏謂於禮容有所不順陶穀尚書為禮儀使出意繪之以青綠畫黃絁為甲紋青布裹之緣青絁為下裙絳皮為絡長短至膝如珂紋銅鈴迻前膺及後鞦至今用焉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易之明博該敏尤工歷象時為晉軍勢方熾謂所親曰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已累累大明吾輩無恠兵革之憂有真主已在漢地觀敵帳騰蛇

氣纒之其主必不歸國未幾徳光薨於漢又孛東起芒侵於北谷曰邉患不以當息太平可望矣後皆盡然

竇仁惠公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偁僖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枝老丹桂五株芳時號五龍昆仲材業儀儼尤著儀為禮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趙韓王自以寡學忌儀該博極引薛居正叅大政以塞之弟儼素藴六學

為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鐘鼓辨清濁上下之類分律呂還相為宮之法去京房清宮一莞調之三年方合天律又善樂章九絃之阮七絃之琴十二絃之箏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籥八漏之篪十七莞之笙二十三莞之簫皆立譜調按通而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於歷代樂章之後曰大周正樂譜樂官掌之依譜教習尤善推步星歷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於奎奎主文又在魯分自此天下

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至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於奎太宗時鎮兖海致仕於家八十三終謚仁惠公　玉壺清話

二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等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時宰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廷者太祖因閙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太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

對乃名學士陶穀竇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太祖大喜因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劉貢父詩話

胡秘監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酺宴詔中有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秘監旦瞽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捫之笑曰寄語舍人何寡聞至此奉還五疋請撿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束帛戔

戔貢于丘園之義自可見証英公撿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十脡之脯其寔一束也若束帛則卷其帛屈為二端五足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亦少沮湘山野錄

二

楊庶幾孜言胡秘監旦退居襄陽鑱大硯以著漢春秋書成瘞其硯每大臣名士薨卒必作傳以記其善惡然世不傳庶幾亦有所述春明退朝錄

韓溥

韓溥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亹可聽為近世肉譜

王貽孫

王貽孫字衆賢溥之子太祖甞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徧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何所出對曰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紀以溥

藏書萬卷貽孫遍覽之

劉吉

劉吉護治京東河決時張去華任轉運使巡視河上方會食坐客數十人膾鯉為饌去華顧謂四座曰南人在水鄉多魚為食殊不厭其腥也意若輕鄙南士吉奮然對曰運使本進士狀元曾不讀書何自彰其寡學尚書禹決九州有魚鱉使民鮮食淮夷蠙珠暨魚易姤之九二包有魚又有庖犧氏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周官𩾌人

掌以時獻為梁辨魚物供王膳脩詩載嘉魚魚藻九罭之篇小雅云炰鱉膾鯉張仲孝友國風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又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戴記云水潦降不獻魚鱉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居山者不以魚鱉為禮三月天子乘舟薦鮪于寢廟孟秋天子食稻與食魚又食魚者去乙孔子魯人云魚餒不食趙盾晉人魚飧田文齊人其上客皆食有魚子産鄭人而人饋生魚子公亦鄭人染指於鼎公父文伯魯人羞鱉致客怒而出大舜

漁於雷澤呂望釣於渭濵又何必皆南州之人况今大官之盛饌宗祀之備物皆薦是品而周旋販鬻閭閻啖食其濟民食廣矣何談之容易去華色沮不能酬其言

楊文公談苑

事實類苑卷六十一